



素瘦臨齋

摩海樓





情歌艷曲童女唱春

嫖學賭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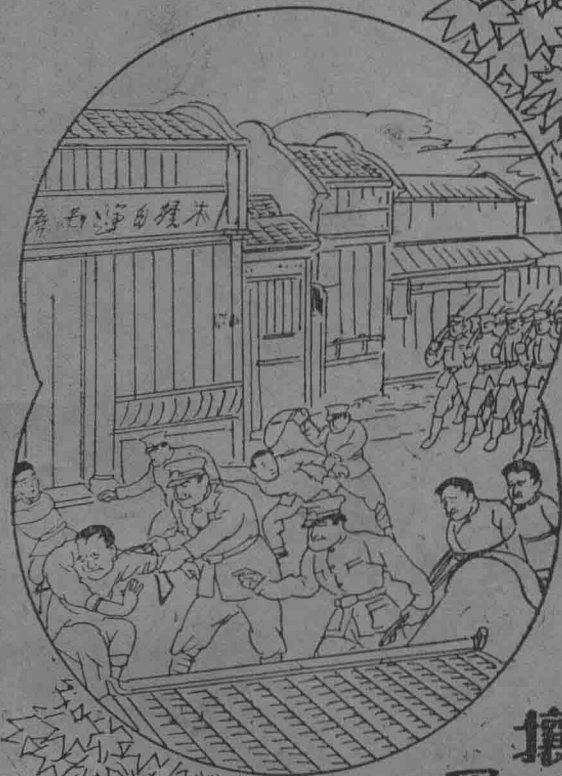
滑頭辦報



苦筆耕寒士求官



孽海濤 第六回



攘政柄
軍閥
黷武





愁紅
慘綠
羽擻
南都



太白遺囑

忙裡偷閒
追歡作樂

禍中得福
化險為夷



孽海濤 第二集

目 回

▲第五回

替歌艷曲童女唱春
嫖學賭經滑頭辦報

▲第六回

苦筆耕寒士求官
攘政柄軍閥鬪武

▲第七回

妝玉溫香觴飛北里
愁紅慘綠羽檄南都

▲第八回

忙裏偷閒追歡作樂
禍中得福化險爲夷

海上秦瘦鷗撰

孽海濤

第五回

情歌艷曲童女唱春

嫖學賭經滑頭辦報

話說日見丸才駛進吳淞口。李吧堂等都是急性少年。此番又是得勝而回。料定上海各公團必有許多人前來歡迎。這種風頭。落得出他一下。誰肯犧牲。因此船還沒有拋錨。大家便一擁出艙。爭先跳上小火輪。除了羅杏卿要督率茶房們料理各人的行李不及趕上之外。其餘三四十位仁兄一起擠在一條小火輪裏。儘催那司機的開快。陳思偉也高興非常。當場造出五句口號來叫大家記住。一上碼頭就可率領着各團體派來的歡迎代表狂喊幾聲。李吧堂等奉命之下。自比公差們得了催糧的差使還上勁。個個搶着白開水連喝三杯。潤好嗓子。準備

喊他一個震塌匯豐銀行。嚇倒紅頭阿三。那知小火輪靠上新關碼頭。陳思偉首先喊聲哎呀。接着各人都稱起怪來。起初還以爲一時眼花。不曾看清楚。及至腳踏實地。真的清清楚楚。候在碼頭上的人。連扛東西的小工。討飯的告化子等。一齊算在其內。也不滿半百之數。這時大家都好比吃素碰着月大。一團高興。化爲冰消。氣得臉皮泛青。不約而同地齊將腦袋低下。憤憤然的走出碼頭。叫了幾輛汽車。同往體育督進社。說也奇怪。直等他們上車。只沒半個人前來招呼。上海各團體。竟像不曾知道他們已回來的一般。這一下無論誰都覺得出乎意料之外。陳思偉坐在汽車裏大叫其豈有此理不止。到了督進社。他又向李肥堂等說道。你們且在外面候一下。待我先進去把那幾位吃飯不幹事的幹事先生罵上一頓。少不得叫他們倒履而出。替諸位道上一個

歉。李岷堂等也覺氣忿不過。齊聲允諾。看陳思偉怒容滿面。昂然直入。預料停一刻兒必有一場大面子可扎。果然等不到五分鐘。裏面一陣歡笑。走出五位幹事。四位大寫。連陳思偉自己在內。恰巧十位大將。那九位都滿臉堆着歡笑。很熱烈地將大家讓進大門。惟有陳思偉的臉上。却似乎有些忸怩之態。退在一旁。遠沒有方才那般起勁。李岷堂等見了。不禁暗暗詫異。那文榮忍不住第一個問道。陳先生怎麼不大快活。接着郭永成等也異口同聲地請問起來。陳思偉紅着臉笑道。慚愧說穿了。諸位真該罵我。我才是吃飯不幹事的人。糊裡糊塗把打到這裏來的。電報上的「九月一日」錯寫了「九月七日」。無怪他們一個不來歡迎了。這都是我的罪惡。請諸位議罰。郭永成等聽了。都失聲大笑。還是李岷堂馮開山識事務些。一個忙勸住了大家的狂笑。一個

便欣然答道。這原是一件小事。我們得勝已得勝定了。沒有人歡迎也沒什麼關係。此番我們在日本。都仗着陳先生的指揮。才能爲國爭光。這點請陳先生不可介意。我們依舊一致擁呼陳先生。說着就引着大家仍把陳思偉在小火輪上。教授的五條口號。高喊了十幾聲。並加了一句。擁護陳思偉先生。一如此一來。滿天風雨。立告消散。人人恢復了喜氣。就在督進社裏。忽忽飽餐一頓。各自回校。陳思偉看他們一齊走完之後。心裏邊總覺得有些交代不過。這原是人類的常情。大凡一個人做錯了事。自己既認了罪。別人若是再去苛責他。他倒會老羞成怒。竟可連應得的罪也一起推掉。換一面說。若是別人見他情有可原。反用言辭去安慰他。他却能尤不自安。定要受了應得的處罰才放懷。這陳思偉因一筆之誤。累全體大失面子。他的承錯。自是應有的良心。

表演。不料李岷堂等反高呼口號。恭維他擁護他。在他們果然是一片真誠。並非取笑。可是這樣一來。陳思偉越發難以爲情。一心祇想找一個補救方法出來。要讓各運動員實實在在的享些快樂。同時也可稍減自己的罪戾。他這般呆坐着苦用心思。倒把那坐在他一間辦公室內的兩位幹事感起了同情。年輕的徐宗哲首先開言道。密司忒陳的意思究竟如何。不妨說一些給我們聽聽。那麼大家好商妥了進行。陳思偉聽他一言中的。分明已看穿了自己的內心活動。忙笑道。這件事情我的確萬分抱歉。你想上一屆的極東運動會在本國舉行。結果還沒有這次好。臨了大家也曾作樂了兩天。這次各運動員捨身拚命的得到了這般圓滿的結果。却被我平空搗亂。使他們生生錯過一場快樂。我若不想法子挽回。下次還有誰肯爲國出力。不過此刻他們人已

到了上海，決不能再退回日本。趕上七號再來受各團體的歡迎。所以我倒一時想不出相當的辦法。你們兩位如有高見，快請說出來討論。徐宗哲隨口答道：我以為……陳思偉瞧他對答得爽快，以為他胸中已有成竹。正待洗耳恭聽，那知他說了三個字，忽然戛然中止。回頭去望着那坐在一旁的高世良請示。高世良笑通。小徐先生老是這個樣子。你有主意儘說。如果不妥當，我們再好另想別法。快說快說。徐宗哲被他一催，才滔滔然說道：依我之見，大可來一個慶祝會。由督進社出面去請學生聯合會和商民協會等團體參加。到那天讓各位得勝的運動代表一個一個的上台。請陳先生致介紹辭。同時再加些游藝進去。這樣既可使各運動員得着無限的風光，又可使大眾同樂一下。祇是費用要比較大一些。陳思偉和高世良聽他說完，都點頭讚好。陳思

偉又說費用一層。可由區區一力設法。其餘會場調度。和聘請游藝等各項差使。却非請各位分工襄助不可。徐宗哲深喜他的計劃得用。當下便允總攬其事。高世良也很高興。忙趕出去把其餘的各位幹事請進來參加會議。這一天陳思偉同他們把日期地點等許多緊要問題。一口氣商量定當。足足累了半天。害得他因公忘私。竟把分離了半個月的夫人公子直擱到吃過晚飯才想起。待到家已有十點多鐘了。當晚他夫人可曾提出質問。他在踏板上跪了幾分鐘。那實非做書的所能報告了。左右和我們不相干。還是待做書的專寫慶祝會的事情吧。這一個慶祝會。本費不了幾千塊錢。地點借了中華大學。佈置也不費事。一切接洽遊藝招待各界的事情。有了督進社和學聯會兩個重要團體的諸位幹事。已儘夠承辦。於是這個稍稍轟動上海市的一慶祝